



春秋說

齊衛結謀叛晉

吳惠學

著

定公七年秋齊侯衛侯盟于沙

左傳七年秋齊侯鄭伯盟于鹹徵會于衛衛侯欲叛晉諸

大夫不可使北宮結如齊而私于齊侯曰執結以侵我齊

侯從之乃盟于瑣瑣師沙

齊衛聯兵伐晉

九年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

垂葭兩次皆伐晉

左傳九年秋齊侯伐晉夷儀晉車千乘在中牟衛侯將如

皇清經解 卷二百三十三 惠學士春秋說

五氏齊侯在五氏卜過之過中牟龜焦衛侯曰可也衛車當其半

寡人當其半敵矣乃過中牟齊侯致禚媚杏于衛以三邑答謝衛

侯 十年夏晉趙鞅圍衛報夷儀也前年齊為衛伐晉夷儀十三年春

齊侯衛侯次于垂葭使師伐晉將濟河齊侯欲與衛侯乘

或告曰晉師至矣乃介而與之乘驅之或告曰無晉師乃

止

范中行亂晉

十有三年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左傳晉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

午不可趙孟怒召午而囚諸晉陽遂殺午趙稷涉賓以邯

鄲叛邯鄲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而相與睦



將作亂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官趙鞅奔晉陽范
臯夷無寵於范吉射而欲爲亂於范氏梁嬰父嬖於知文
子荀彘文子欲以爲卿韓簡子與中行文子荀寅相惡魏襄子
亦與范昭子射相惡襄子魏曼多故五子謀將逐荀寅
范吉射冬十一月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
行氏弗克二子遂伐公國人助公二子敗丁未荀寅士吉
射奔朝歌

齊衛謀救范中行

與宋魯同謀此諸侯謀救范中行之始

十有四年夏公會齊侯衛侯于牽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左傳晉人圍朝歌公會齊侯衛侯于脾上梁之間謀救范

中行氏析成鮒小王桃甲率狄師以襲晉戰于絳中不克

皇清經解

卷三百三十三

惠學士春秋說

二

而還士鮒奔周小王桃甲入于朝歌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范氏故也

冬十二月晉人敗范中行氏之師于潞又敗鄭師及范氏之師于百泉

齊衛聯兵伐晉以救范中行

哀公元年秋齊侯衛侯伐晉

左傳夏四月齊侯衛侯救邯鄲圍五鹿

趙稷涉賓以邯鄲叛事在定十三年

秋八月齊侯衛侯會于乾侯救范氏也師及齊師衛孔圉

鮮虞人伐晉取棘蒲

晉趙鞅帥師取戚納衛世子蒯瞶于戚以爲晉援

二年夏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瞶于戚

不言伐衛者帥師取戚以居蒯瞶也

左傳六月乙酉晉趙鞅納衛大子于戚宵迷陽虎曰右河

而南必至焉使大子繞八人衰絰僞自衛逆者告于門哭

而入遂居之

齊人輸粟於范中行鄭人送之晉趙鞅敗鄭師于戚

經書

鐵者鐵在戚城南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

左傳秋八月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士吉射逆

之趙鞅禦之遇於戚簡子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斬

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鄭為不道棄君助臣二三子

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詭恥在此行也甲戌將戰邾無

恤御簡子衛大子為右登鐵上鄭人擊簡子中肩斃于車

中大子救之以戈鄭師北大子復伐之鄭師大敗獲齊粟

千車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惠學士春秋說

三

齊衛聯兵圍戚以救范中行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左傳三年春齊衛圍戚求援于中山

中山鮮虞也元年齊衛伐晉以救范氏鮮

虞與焉故今圍戚而仍求援于鮮虞也前伐晉者衛孔圍

矣是時蒯聩在戚而齊衛圍之故有子圍父之說如冬十

月晉趙鞅圍朝歌師于其南荀寅伐其郛使其徒自北門

入已犯師而出癸丑奔郟鄩

齊衛聯兵救范氏再圍五鹿會鮮虞納荀寅于柏人

元年

圍五鹿以救郟鄩

四年傳秋七月齊陳乞弦施衛甯跪救范氏庚午圍五鹿

元年

伐晉者衛孔圍三年圍戚者衛石曼姑四年圍五鹿者衛甯跪皆救范氏也公穀二家不知其事之本末以為圍戚乃子

國父曷足信乎九月趙鞅圍邯鄲冬十一月邯鄲降荀寅奔鮮虞趙

稷奔臨十二月弦施逆之遂墜臨國夏伐晉即三年圍戚者取邢任

欒黶逆時陰人孟壺口八邑會鮮虞納荀寅于柏人

晉范中行之亂前後八年而後平始于定十三年終于哀五年救之者齊衛

鮮虞宋鄭魯而救之尤力者齊衛也

五年傳春晉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

趙鞅報伐衛

夏晉趙鞅帥師伐衛

左傳夏趙鞅伐衛范氏之故也遂圍中牟

趙鞅報伐鮮虞

六年春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皇清經解

卷三百三十三

惠學士春秋說

四

左傳六年春晉伐鮮虞治范氏之亂也

右趙鞅一伐衛一伐鮮虞皆以救范氏故

春秋東諸侯之黨齊衛爲魁桓三年齊侯衛侯胥命于蒲傷天

下之無王也定七年齊侯衛侯結謀于瑣瑣即沙聲之轉傷天下之無

霸也由是齊衛聯兵伐晉一次五氏一次垂葭是時晉霸既衰

諸侯叛晉而齊衛之邦交尤密故定十三年晉有范中行之亂

齊衛會于牽于洮謀救范中行哀元年齊衛遂聯兵伐晉哀四

年齊衛復聯兵伐晉會鮮虞納荀寅于柏人則齊衛之救范中

行者不可謂不力矣獨哀三年齊衛聯兵圍戚以救范氏是時

衛蒯躄在戚而齊衛圍之故公穀二傳以爲衛輒拒父而左氏

不言傳曰齊衛圍戚求援于中山中山者晉之讐不服晉晉數

伐之中山亦伐晉以報之故齊衛圍戚而求援焉則戚是時屬晉不屬衛也案戚乃衛孫氏邑或屬衛或屬晉文元年晉師圍戚取之至八年復歸之衛成七年孫林父出奔晉則戚隨屬晉衛侯如晉晉反戚於衛襄二十六年孫林父以戚如晉則戚又屬晉二十九年吳公子札自衛如晉將宿于戚則戚乃衛晉間之地故其屬無常昭七年衛襄公卒晉范獻子如衛弔且反戚田則戚又屬衛哀二年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士吉射逆之晉趙鞅禦之遇於戚將戰郵無恤御簡子衛大子爲右鄭人擊簡子中肩衛大子蒯賸救之以戈鄭師北大子復伐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先是晉趙鞅納蒯賸于戚故爲簡子車右而敗鄭師經書戰于鐵者鐵乃戚城南之巨明鐵之戰實在

皇清經解

卷二百三十三

惠學士春秋說

五

戚則戚是時仍屬晉矣哀元年夏齊衛救邯鄲圍五鹿蓋范氏之黨趙稷涉賓以邯鄲叛故齊衛圍五鹿以救邯鄲則三年齊衛圍戚救范氏也元年秋齊侯衛侯謀救范氏而會于乾侯魯師齊師衛孔圍鮮虞人伐晉取棘蒲然則齊衛元年兩伐晉一圍五鹿一取棘蒲而中山及魯亦與焉至是齊衛復伐晉圍晉之戚而求援于中山乃救范氏非拒蒯賸益信矣及五年范中之亂既平趙鞅以衛救范氏故伐衛六年晉治范氏之亂伐鮮虞則齊衛中山皆以救范氏而伐晉故趙鞅亦報伐衛及中山於衛世子何與乎是時晉失諸侯而趙氏與范中行爭國各據邑以叛興兵相攻諸侯皆助范中行而伐晉左氏據國史紀事前後詳密公穀不信國史而以意逆之得失常參半見經前

有納戚後有圍戚之文又圍戚之師衛石曼姑也遂疑曼姑爲子圍父如其然則齊國夏何爲者哉四年國夏伐晉取晉八邑而納荀寅于柏人者中山之力居多故三年圍戚國夏主兵而求援于中山也人雖甚不肖苟非兩足之禽未有子圍其父願爲戎首以助之者吾知其必不然矣杜預注左傳不詳考其事之始終本末又引公穀之說以亂之故自漢至今其義未明愚特備錄經傳於前復加詳說於後以辨羣儒之惑而待後之學者昭二十六年炊鼻之戰季氏以臣拒君經書公圍戚而不言戰以其不可以訓故不言春秋不言臣拒君而獨書子圍父滅天理絕人倫君子不忍言策書所不載後之學者詳焉或問曰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曼姑不知蒯瞶在戚歟抑明知之皇清經解

卷之三

惠學士春秋說

六

而佯若不知歟曰非然也蒯瞶在晉不在戚也何以知蒯瞶在晉歟哀十六年蒯瞶自戚入于衛十七年晉趙鞅使告于衛曰君之在晉也志父爲主以此知蒯瞶在晉也哀二年蒯瞶旣以勇力持矛而爲趙鞅車右矣三年趙鞅圍邯鄲蒯瞶亦必從之則蒯瞶在晉不在戚又何疑且晉取戚而蒯瞶居之實趙鞅爲主故齊衛伐趙鞅而圍戚其事與其文甚明又何必嘵嘵焉復爲之辨哉

襄公

二十有七年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左傳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
兵以爲名如晉告趙孟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
亦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爲會於宋五月甲
辰晉趙武至於宋丙午鄭良霄至戊申叔孫約齊慶封陳
須無衛石惡至甲寅晉荀寅從趙武至丙辰邾悼公至壬
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於晉丁卯宋向戌如陳從子木
成言於楚戊辰滕成公至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
見也庚午向戌復於趙孟壬申左師復言於子木曰釋齊
秦他國請相見也秋七月庚辰子木至自陳據傳楚屈建
在陳與盟不
與會而經書於會者是會也晉楚
爲主故屈建雖不與於會而亦書
陳孔奐蔡公孫歸生至
曹許之大夫皆至曹許無大
夫故稱人以藩爲軍晉楚各處其偏伯

皇清經解

卷一百三十三

惠學士春秋說

七

夙荀謂趙孟曰楚氣甚惡懼難趙孟曰吾左還入於宋若

我何辛已將盟於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季武子使謂叔

孫以公命曰視邾滕既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

齊本不與會焉得與盟宋爲地主與叔孫曰邾滕人之私

盟可知然則不與盟者乃邾滕也

也邾私屬於齊

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衛吾匹也乃盟邾滕

人之私屬故不與盟魯非人之私屬何致視之季武子所
以欲視邾滕者以邾滕既至必與盟故欲視之以輕其貢
賦耳既而邾滕皆不與晉楚爭先欲爭先
故衷甲乃先楚人書魯先

盟魯又安得視之哉

晉晉有信也

襄二十七年夏叔孫約會晉楚蔡衛陳鄭許曹八國之大夫于

宋秋盟于宋宋爲地主魯往會之與盟者十國傳稱齊慶封邾

悼公滕成公皆至而不序于會亦不與于盟是盟也晉楚二伯

主盟中夏而諸侯之從者更相朝獨釋齊秦兩大國故齊慶封雖至而不序曹許之大夫稱人而不名邾滕尤微其君親至而會盟皆不與然則大國釋齊秦小國亦釋邾滕矣傳稱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叔孫曰我列國也何故視之豈邾滕非列國歟且曰邾滕人之私也春秋之滕薛小邾實私屬於齊宋故襄二年秋會于戚邾人至而滕薛小邾不至晉荀罃謂魯仲孫蔑曰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罃將復於寡君而請於齊若不得請事將在齊故是年冬復會于戚因知武子之言而滕薛小邾與齊崔杼偕至則滕薛小邾齊之私屬也而邾無聞焉定元年諸侯之大夫會城成周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邾我役也則滕薛小邾亦私屬於宋矣故宋之盟薛邾不至邾滕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惠學士春秋說

八

雖至亦不登於會盟之列也哀七年公伐邾入其國以其君來邾茅夷鴻請救於吳曰魯賦八百乘君之貳邾賦六百乘君之私則是春秋小國皆大國之私邾舊屬齊滕舊屬宋故齊宋請邾滕請爲其屬猶魯之請屬鄆也襄四年公如晉請屬鄆晉侯不許孟獻子曰寡君願事君無失官命以鄆無賦於司馬故願借助於鄆晉侯許之是以五年夏叔孫豹鄆世子巫如晉比諸魯大夫焉旣而以屬鄆爲不利故于是年秋戚之會鄆人在列仍使鄆大夫聽命于會然則宋之會邾滕不與者明爲齊宋之私屬而不復聽命于會矣絕小國于會而以爲己私自宋之盟始又不請于君而出自大夫之命則是盟也大夫之私盟也安得謂晉楚二伯主盟中夏哉故春秋正其名曰諸侯之大夫卑

之也且舉之也如從前目後凡之例則當書諸侯之大夫盟于宋而再稱豹者豹若從季孫之言而視邾滕則大辱國矣故再稱豹言其不辱君命也左傳以爲違命而舍族其不然乎晉楚之成創自鍾儀繼之糴苳由是宋華元如楚遂如晉合晉楚之成至成十二年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盟于宋西門之外是年公會晉侯衛侯于瑱澤鄭伯如晉聽成春秋不書盟而書會者言晉楚之成成于瑱澤之會也晉楚旣成之後晉卻至如楚聘楚公子罷亦如晉報聘而盟于赤棘魯不與故不書瑱澤之會魯亦與焉晉楚之成實始于此旣而有鄢陵之戰以敗其成自此晉楚交爭幾無寧歲自成十六年至襄十一年前後十三年而鄭始服楚不能爭晉楚之構兵乃息及晉悼卒晉平立晉

皇清經解

卷二百三十三

惠學士春秋說

九

霸益衰襄二十六年冬楚子伐鄭鄭知晉楚將平諸侯將和故不禦寇而楚師亦退宋向戌遂造爲弭兵之說告於晉楚及齊秦而會諸侯之大夫于宋於是晉楚二伯之名而天下之兵亦少戢矣齊不與盟亦朝于晉

襄二十八年

是時諸侯猶未叛晉也

晉楚爭先楚人衷甲以脅晉晉畏楚乃先楚人晉少懦矣焉能禁楚氣之甚惡乎左傳謂晉有信故書先晉則似不然會盟序爵且先諸夏而後蠻夷假令楚有信又安得書先楚也穀梁謂豹云者恭也是則然矣而歸美於晉趙武其失與左氏同晉楚分爲二伯而大夫主盟不恭孰甚焉故春秋特正其名曰諸侯之大夫以此不然詳于會而略于盟可也又何必復書諸侯之大夫哉

襄九年同盟于戲十一年同盟于京城北又會于蕭魚皆不言諸侯

自宋盟之後魯爲宗

國宋爲上公皆往朝于楚供其職貢從其時命重其幣帛賀其福而弔其凶小國之君奔走于兩大國跋涉山川蒙犯霜露敢憚勤勞事楚尤苦於事晉此春秋之一變也及楚康卒邾敖立邾敖弑楚靈立昭之四年楚使椒舉如晉猶假宋之盟而求諸侯于晉晉許之而諸侯麇至由是會于申而伐吳滅賴昭八年滅陳十一年滅蔡是時晉平公卒昭公立晉失其霸坐視陳蔡之亾而不能救楚遂橫行而莫之禁此春秋之又一變也十三年楚靈弑于乾谿楚平立晉昭會諸侯于平丘而陳蔡復國實楚復之非晉之力二十六年楚平卒楚昭立三十年晉頃卒晉定立晉霸失而楚亦衰吳遂興衰十三年黃池之會吳晉分爲兩伯春秋于是乎遂終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惠學士春秋說

十

桓公

十有四年冬十有二月宋人以齊人衛人陳人伐鄭

左傳十二年公欲平宋鄭

宋立厲公多責賂於鄭鄭不堪命故不平

秋公及宋

公盟于句瀆之丘

即穀丘也句古侯反瀆音豆句瀆反爲穀故句瀆之丘即穀丘反切之學實萌

於此宋成未可知也故又會于虛冬又會于鄆宋公辭平故

與鄭伯盟于武父遂帥師而伐宋戰焉宋無信也十四年

冬宋人以諸侯伐鄭報宋之戰也焚渠門入及大達伐東

郊取牛首以大宮之椽歸爲盧門之椽

公羊傳以者何行其意也

何注以己從人曰行言四國行宋意也

穀梁傳以者不以者也民者君之本也使人以其死非正也

僖公

二十有六年夏公子遂如楚乞師冬公以楚師伐齊取穀

左傳二十六年夏東門襄仲臧文仲如楚乞師冬公以楚

師伐齊取穀凡師能左右之曰以真桓公子雍於穀易牙

奉之以為魯援楚申公叔侯戍之

定公

四年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

敗績楚囊瓦出奔鄭庚辰吳入郢是年三月公會劉子晉侯

召陵
侵楚

左傳三年冬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為質焉

而請伐楚四年春三月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惠學士春秋說

十一

晉荀寅求負於蔡侯弗得言於范獻子乃辭蔡侯楚自昭

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困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

子為質於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五戰及郢庚辰吳入

郢

公羊傳吳何以稱子夷狄也而憂中國其憂中國奈何蔡

昭公朝楚有美裘囊瓦求之不與為是拘昭公數年然後

歸之於其歸焉用誓乎河曰天下諸侯苟有能伐楚者寡

人請為之前列

案左傳吳伐楚未聞蔡為前列也蔡侯歸

者有若大川明沈玉於漢亦非河且晉不復濟漢豈請吳伐楚實乎管與之偕伐歟楚人聞之怒為

是興師使囊瓦將而伐蔡

案左傳沈人不曾于召陵晉使

圓蔡似公羊

未知其事也蔡請救于吳於是興師而救蔡

穀梁傳同故不復錄

鄭厲立於宋莊宋多賂於鄭故宋鄭不和魯桓欲平宋鄭而有穀上之會宋燕皆與又而會宋而宋卒辭平故魯桓獨與鄭盟而戰于宋則是宋燕一黨魯鄭一黨也至明年公會紀鄭而及齊宋衛燕之師戰于紀則又齊宋衛燕爲一黨矣先是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則宋與陳蔡本同盟之國故宋伐鄭而齊衛陳蔡從之春秋不書宋會四國而書宋以四國伐鄭且諸侯也而稱人臯宋也何臯乎宋鄭之亂實宋釀成之又以賂立突而賂賂無厭魯再三欲平之而終不克遂與鄭合而與宋戰則曲在宋而鄭未爲直也且勝負亦未分焉至明年魯鄭與齊宋等戰于紀則魯鄭齊宋各行其意莫適爲主故戰而不地何謂各行其意欲冀紀者齊之意欲救紀者魯之意助齊而與鄭敵者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惠學士春秋說

三

宋之意助魯而與宋敵者鄭之意故曰各行其意勝負雖分曲直未辨也至是宋復以四國諸侯伐鄭則曲全在宋惟宋獨行其意而已獨行其意者言非四國諸侯欲伐鄭也宋實以之所以臯宋云爾然則春秋戰伐而書以者皆以之者之臯歟曰非然也以者借人之力有能行其意者有能左右之者四國伐鄭而宋以之可謂能行其意矣未可謂能左右之也四國惟均齊爲大國又皆諸侯焉能左之右之惟宋馬首是瞻哉僖二十六年公子遂乞師于楚明帥楚師者遂也而公以之伐齊取穀非所謂能左右之者歟故春秋獨臯以之者謂其借人之力以行其意又能左右之殘民之命逞己之私不仁甚矣故穀梁曰以者不以者也若夫借人之力以救己之亡既不能左右之又不

能行其意如定四年楚人圍蔡蔡方望救於吳焉敢以吳而柏舉之戰春秋亦書以者蓋憫蔡之危善吳之救何臯之有焉吳之戰于柏舉也舍舟于淮濟漢而戰再戰于小別三戰于大別四戰于柏舉五戰于清發及雍澁而後及郢蔡雖與偕未聞與戰故曰不能左右之吳之謀楚也數十年矣伍員謀于前宰嚭謀于後各欲報其家之讐吳用其謀亟肆以罪之多方以誤之彼出則歸彼歸則出使之疲於奔命以病之又使之無忌佯為畏而避之而後以大師繼之然則柏舉之戰吳之志也名為救蔡吳實主兵蔡又焉能行其意乎而春秋特書蔡侯以吳子者蔡無臯而楚圍之吳能救之蓋惡楚而進吳也所以者既進之矣以之者無臯可知然則何以不書救春秋無義伐亦無義救

皇清經解

卷三百三十三

惠學士春秋說

三

吳大而蔡小蔡弱而吳強小能以大弱能以強義也惟柏舉之義為然既書以故不書救春秋義之曷為狄之其入郢也以班處宮故狄之柏舉之戰以義始以狄終春秋不遺善不隱惡先進而後貶直書其事而義自見者有如此

莊公

十有六年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

伯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公羊作公會左傳無曹伯

左傳冬同盟于幽鄭成也

公羊傳同盟者何同欲也

穀梁傳同者有同也同尊周也不言公外內寮一疑之也

寮謂諸侯北杏之會不言諸侯外疑之幽之會不言公內疑之

二十有七年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左傳夏同盟于幽陳鄭服也

穀梁傳同者有同也同尊周也于是而後授之諸侯也其
授之諸侯何齊侯得眾也桓會不致安之也桓盟不曰信
之也信其信仁其仁

右齊桓同盟二

文公

文公十四年
晉靈八年

十有四年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
癸酉同盟于新城

左傳六月同盟于新城從于楚者服且謀邾也

右晉靈同盟一 盟主不與大夫主盟故序晉于未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惠學士春秋說

函

宣公

宣公十二年
晉景二年

十有二年冬十有二月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左傳晉原穀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于清丘曰恤病討

貳于是卿不書不實其言也

右大夫同盟時晉景爲盟主故書先晉

十有七年六月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左傳十七年春晉侯使郟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
觀之郟子登婦人笑於房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
能涉河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及斂孟高固逃
歸夏會于斷道討貳也盟于卷楚先會後盟非一地也辭齊人晉人
執晏弱于野王執蔡朝于原執南郭偃于濫

成公

五年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

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左傳冬同盟于蟲牢鄭服也

先是許靈與鄭悼訟于楚鄭不勝楚人執皇皮及子國故

鄭請成于晉秋八月鄭伯及晉趙同盟于垂棘

七年秋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

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左傳秋楚子重伐鄭師于汜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楚

師囚鄭公鍾儀獻諸晉八月同盟于馬陵尋蟲牢之盟且

莒服故也晉人以鍾儀歸囚諸軍府

九年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惠學士春秋說

圭

蒲

左傳為歸汝陽之田故

在前年

諸侯貳於晉晉人懼會于蒲

以尋馬陵之盟是行也將始會吳吳人不至

右晉景同盟五其一大夫盟

十有五年三月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

國佐邾人同盟于戚

時晉厲五年

左傳十五年春會于戚討曹成公也

負芻殺太子而自立事在十三年

十有七年夏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

鄭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

齊靈

宋平衛獻曹成

左傳公會尹武公單襄公及諸侯伐鄭自戲童至于曲洧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尋戚之盟也

右晉厲同盟二

十有八年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
同盟于虛杙邾宣

左傳二月乙酉朔晉悼公即位十二月孟獻子會于虛杙

謀救宋也時宋有魚石之亂楚伐宋以助之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圍彭

城

襄公

三年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齊世子光己

未同盟于雞澤鄭僖莒黎比

左傳六月公會單頃公及諸侯時周靈王新即位己未同盟于雞

澤晉侯使荀會逆吳子于淮上吳子不至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惠學士春秋說

去

九年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小邾

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杞孝鄭簡小邾穆

左傳冬十月諸侯伐鄭鄭人恐乃行成中行獻子曰遂圍

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諸侯皆不欲戰

乃許鄭成十一月己亥同盟于戲鄭服也

穀梁傳不異言鄭善得鄭也不致恥不能據鄭也

十有一年夏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

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京城北滕成

杞

左傳四月諸侯伐鄭六月圍鄭鄭人懼乃行成秋七月同

盟于亳亳杜氏經文也服氏經文作京公穀二家皆作京故從之

右晉悼同盟四

二十有五年夏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晉平 宋平 衛 陽 曹武 杞文秋八月己

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左傳晉侯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齊人以莊公說使嚮鉏請成慶封如師賂晉侯以宗器樂器自六正五吏三十帥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及處守者皆有賂晉侯許之秋七月己巳同盟于重丘齊成故也

右晉平同盟一

昭公

十有三年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惠學士春秋說

七

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

晉昭 齊景 宋元 鄭定 曹武

莒著丘 邾莒 杞平

滕悼 小邾穆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

左傳晉成虬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為取鄭故晉將

以諸侯來討乃並徵會七月丙寅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

乘遂合諸侯于平丘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晉侯使叔向

告劉獻公對曰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啟行

遲速唯君叔向告於齊齊人懼對曰敢不聽從邾莒愬於

晉晉侯不見公使叔向來辭曰諸侯將以甲戌盟請君無

勤魯人懼聽命甲戌同盟于平丘齊服也及盟子產爭承

承謂 貢賦自日中以爭至于昏晉人許之既盟子大叔咎之曰

諸侯若討其可瀆乎子產曰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何暇

討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爲公不與盟

右晉昭同盟一

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相見於卻地曰會蒞牲曰盟其禮皆亡
公羊略言遇禮曰以人爲蕃以帀爲席以鞍爲几以遇禮相見
蕃一作側謂周埒垣所以分內外衛威儀古無單騎未聞有鞍
謂之馬褥卽古之鞍故管子山國軌曰被鞍之馬千乘帀者車
覆笄會盟有壇周爲埒垣布席設几遇禮易略故以人及鞍帀
代之遇會盟三者備見春秋而闕天子會諸侯之禮周官時見
曰會殷見曰同惟大朝覲乃行之是爲大會同冢宰贊玉幣玉
獻玉几玉爵說者遂謂春秋同盟猶古殷同而設方明於壇上
其不然乎杜預謂服異謂之同亦非也僖四年齊桓合諸侯以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惠學士春秋說

六

伐楚而楚服屈完遂及諸侯盟于召陵則是盟也楚服也獨非
服異哉曷爲不言同然則同非服異信矣春秋前隱桓後定哀
中夏無盟主故亦無同盟蓋必有盟主而後有同盟也穀梁謂
齊霸同盟者同尊周晉霸同盟者同外楚其說近是亦未盡然
齊桓尊周莫盛於葵丘之盟明天子之五禁曷爲不言同公羊
謂葵丘之盟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是時桓德未衰亦未聞
諸侯之叛其言未可信也司馬法曰春以禮朝諸侯圖同事夏
以禮宗諸侯陳同謀秋以禮覲諸侯比同功冬以禮遇諸侯圖
同慮時以禮會諸侯施同政殷以禮宗諸侯發同禁愚謂同盟
者同事同謀同功同慮而同政同禁必待天子施而發之春秋
王室既卑其禮不行久矣葵丘之盟宰孔臨之傳言宰孔先歸

在既盟之後則宰孔臨盟可知臨之以天子之宰而申五禁焉
與天子殷同而發同禁何以別乎君子惡其無別也故不言同
猶晉文踐土之盟王子虎臨之且在王庭故亦不言同以別于
天子之殷同云爾召陵之盟楚人帖息而盟不言同者蓋以非
我族類其心必異也然則同盟者同外楚歟是故宣十二年四
國大夫同盟于清丘曰恤病討貳恤病者言爲楚所病則同救
之討貳者言貳心於楚則同伐之同外楚也故雖大夫盟亦曰
同盟其盟不信皆貶稱人襄二十七年九國大夫盟于宋其盟
更甚於清丘皆大夫盟也一言同一不言同何哉當是時晉楚
分爲兩伯猶後世南北兩朝北指南爲島夷南亦斥北爲索虜
異俗異制異齊異宜乃欲混而一之合而同之其可得乎君子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惠學士春秋說

克

觀晉楚之盟不言同則穀梁外楚之說益信春秋自僖以前及
文襄之霸未有大夫而主諸侯之盟者大夫而主諸侯之盟自
文七年扈之盟始

說見前

自是後兩盟于扈皆晉靈主盟諸侯亦

不序言晉無君趙盾獨爲政也惟新城之盟七國諸侯皆序而
趙盾稱名大夫也而儼然爲盟主言其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
惡所謂同心爲惡惡必成故亦稱同盟及宣二年盾弑靈公未
聞諸侯之討而反託言孔子之褒遂有良大夫之目則春秋亂
臣賊子接迹比肩于世君臣之大義不明蓋非一朝一夕矣僖
十五年齊桓合諸侯盟于牡丘而諸侯先有散辭昭十三年晉
昭合諸侯盟于平丘而諸侯皆有異志牡丘之盟不言同平丘
之盟有異志而仍言同者晉霸雖衰諸侯猶同心外楚而晉政

多日貳偷之不暇何暇起而振之哉啖助曰凡同盟者皆盟辭
言同案襄九年同盟于戲晉爲載書鄭公子驂趨進而更
其辭則盟辭彼此各異矣曷爲亦書同也啖助之說妄甚
隱公

元年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左傳惠公之季年敗宋師于黃公立而求成焉九月及宋

人盟于宿始通也

公羊傳孰及之內之微者也何注魯不稱人者內辭宿

穀梁傳及者何內卑者也宋人外卑者也卑者之盟不日

桓公

十有七年二月丙午及邾儀父盟于越公羊作公及穀梁作

本左氏春秋作公會後人亂之也學者觀傳自明不必復辨

皇清經解卷二百三十三 惠學士春秋說

三

左傳及邾儀父盟于越尋葭之盟也此左氏傳中之經足

梁經文同故從之

莊公

十有六年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

伯滑伯滕子同盟于幽公羊作公會左氏無曹伯

二十有二年秋七月丙申及齊高侯盟于防宋儒不信左傳

小白爲襄公子故有諱公盟與仇爲昏之說

公羊傳齊高侯者何貴大夫也曷爲就吾微者而盟公也

公則曷爲不言公諱與大夫盟也

僖公

十有九年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二十有九年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

盟于翟泉

公穀二家經皆作公會獨左氏無公蓋闕文也杜預因經文闕公妄爲之說不足與辨亦觀傳自明

左傳二十九年夏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

父陳轅濤塗秦小子憇盟于翟泉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

也卿不書曷之也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

傳明言公

會則闕文可知

文公

二年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十年秋七月及蘇子盟于女栗

左傳秋七月及蘇子盟于女栗頃王立故也

成公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惠學士春秋說

三

三年冬十有一月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左傳冬十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且尋盟衛侯使孫良夫

來聘且尋盟公問諸臧宣叔曰中行伯之於晉也其位在

三孫子之於衛也位爲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當

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

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上下如是古之制

也衛在晉不得爲次國晉爲盟主其將先之丙午盟晉丁

未盟衛禮也

公羊傳聘而言盟者尋舊盟也

穀梁傳其曰公也來聘而求盟不言求兩欲之也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己丑及郟擘盟

左傳十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晉人以公爲貳於楚故
止公公請受盟而後使歸卻擘來聘且涖盟

襄公

七年冬十月壬戌及孫林父盟

左傳衛孫文子來聘且拜武子之言

是年秋季武子如衛報子叔之聘且辭緩

報非貳也子叔乃公孫剽來聘在元年

而尋孫桓子之盟前公登亦登叔孫

穆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今吾子不後

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孫子無辭亦無懷容穆

叔曰孫子必亾爲臣而君過而不懷亾之本也詩曰退食

自公委蛇委蛇謂從者也衡而委蛇必折

十有五年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惠學士春秋說

三

左傳十五年春宋向戌來聘且尋盟

傳不言盟地三傳皆無文

右會盟不言公會公及十三條中有誤文一

進之闕文

一翟泉存疑一僖十六年之盟

春秋達例凡列國大夫來聘且尋盟則公與之盟不言公亦不

言地君不與臣盟故不言公盟於國故不言地曷爲齊高僖宋

向戌獨言地高僖之盟在僖二十二年秋齊及宋陳伐我西鄙

在十九年冬左氏皆無傳莫知其見伐之由蓋是年秋齊宋盟

于鄆公子結亦與焉經稱滕陳人之婦則是盟非公命可知何

氏休謂鄆之盟齊宋欲謀伐魯事雖無據然自長勺乘丘以來

齊魯不和久矣莊公亦倔強不肯下齊未嘗一朝齊國至是而

齊與魯平齊桓欲親厚魯特遣貴大夫高僖來盟是時齊爲盟

主故不與之盟于國而特與之盟于防所以敬禮盟主故自盟之後齊魯遂和納幣結婚而仍世爲甥舅則是盟也所以合兩國之交成兩君之好故謹而書于策公羊謂不言公諱與大夫盟失之矣不言公者春秋公與大夫盟之達例也何諱之有哉宋爲上公王者之後天子有事燔焉有喪拜焉亦以敬禮盟主者敬禮宋視列國有加故齊高侯宋向成獨言地隱元年及宋人盟于宿襄十五年及向成盟于劉文無軒輊且宿之盟宋魯始通劉之盟重尋舊好一也特以宋稱人而盟不日故穀梁謂內外皆卑者宋稱人故外卑盟不日故內卑然則凡盟不言公而公實與盟則日公不與盟則不日亦春秋之達例歟成三年及荀庚盟十一年及郟犢盟齊與晉皆盟主也曷爲或地或不

皇清經解

卷二百三十三

惠學士春秋說

三

地高侯齊之上卿荀庚郟犢晉之下卿也雖皆盟主而禮有等差故或地或不地者以此僖二十九年公會王子虎及諸侯之大夫盟于翟泉諸侯之卿視天子之士故稱人王子虎臨之故亦稱人僖公會之故書曰公會王人公穀二家經文及左氏傳文皆同獨左氏經文與傳互異不言公者蓋闕文也後世俗儒力攻左傳以爲尊經公穀二家經文炳然不以爲據反據左氏闕文而爲之說曰公會王人皆不言公乃引文十年及蘇子盟于女栗以爲證矣之甚矣案文八年襄王崩頃王立文十年頃王二年先是公孫敖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莒故毛伯衛來求金求金者猶求賻云爾由是叔孫得臣如周莒襄王至是王使蘇子來盟于魯蓋王臣下盟諸侯周室之卑等于列國春秋不

言蘇子來盟者爲天王諱也然則及蘇子盟于女栗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周也而魯以待齊宋者待周亦不能無辜焉公會王人禮也王人來盟于魯則冠履不分上下矣翟泉之盟猶可言也盟于女栗尙忍言哉故女栗之盟不言公諱之也說者乃以翟泉與女栗同科不亦矣乎桓十七年及邾儀父盟于趨邾子克也嘗與隱公盟于蔑矣桓十五年邾儀父與牟葛來朝皆賤之而稱人明以夷狄待之公羊曰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及是復修蔑之好故既賤之於前而稱人仍進之於後而稱字蔑趨兩盟皆淪一日一不日穀梁謂淪盟不日非也蓋以趨之盟不言公而公實與盟故日則左氏經文之誤益信愚以左氏傳中之經正經文之誤非捨經而從傳實事求是正所以尊經後之學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惠學士春秋說

十四

者詳焉莊十六年同盟于幽齊桓始霸合八國之諸侯而魯獨使微者往會左氏無文杜預臆說不足信也穀梁謂北杏之會稱人外疑之幽之會不言公內疑之北杏稱人是齊侯宋公矣幽盟不言公公實在列或以爲公叛盟故諱不稱公異論紛然終無定論愚謂當以公羊經文爲正二傳無公亦闕文也公會諸侯不言公獨此一條仍存疑以待後之學者

文二年及晉處父盟說見前

或問曰桓十七年趨之盟曷爲不言公春與邾盟而秋伐邾君子以公背盟爲已速矣故伐邾亦言及而不言公所以譏公也文十年秋七月及蘇子盟于女栗公與之盟曷爲不日諱與王人盟故不言公別于公與大夫盟故不書日

文公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左傳二年春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穀之役二月晉侯禦之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王官無地御戎狐鞫居爲右甲子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冬晉先且居宋公子成陳轅選鄭公子歸生伐秦取汪及彭衙而還以報彭衙之役卿不書爲穆公故尊秦也謂之崇德

三年夏秦人伐晉

左傳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穀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惠學士春秋說

三

四年秋晉侯伐秦

左傳秋晉侯伐秦圍祁新城以報王官之役

七年夏四月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

左傳六年八月乙亥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欲立長君趙孟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七年夏四月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穆嬴日抱太子以啼于朝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偁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戊子敗秦師于令狐至于劓首己丑先蔑奔秦士會從之

公穀二傳皆以意逆之故不錄

十年夏秦伐晉

左傳十年春晉人伐秦取少梁

經不書

夏秦伯伐晉取北微

經不稱晉
狄秦也

十有二年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左傳秦為令狐之役故冬秦伯伐晉取羈馬晉人禦之趙盾將中軍荀林父佐之卻缺將上軍臾駢佐之欒盾將下軍胥甲佐之范無恤御戎以從秦師于河曲秦伯以璧祈戰于河十二月戊午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反怒乃以其屬出皆出戰交綬秦師夜遁復使晉人瑕

穀梁傳不言及秦晉之戰已亟故略之也公羊曰此偏戰略亦似不知其事而以意說

十三年左傳秦晉侯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孔疏桃林之南從秦適周乃由此賂使詹嘉守之者以秦與東諸侯遠結思好及西乞術聘魯亦應更交餘國慮其要結外授東西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惠學士春秋說

三

圖已故使守此阨塞欲斷其來往也

十四年左傳楚莊王立公子燮與子儀作亂子儀闕克字初闕克

因于秦事詳僖二十五年傳秦有殺之敗而使歸求成成而不得志故

作亂秦晉構兵而秦合于楚共謀晉實自殺之戰始成十三

年晉厲公使呂相絕秦曰穆公即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隕命然則闕克求成穆公使之楚成被弑故謀不成

十有六年秋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左傳楚天饑庸人帥羣蠻以叛楚楚子乘駟會師于臨品分為二隊子越自石溪子貝自仞以伐庸秦人巴人從楚師羣蠻從楚子盟遂滅庸

宣公

元年冬晉趙穿帥師侵崇二年春秦師伐晉

左傳晉欲求成于秦趙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救之吾以求成焉冬趙穿侵崇秦弗與成秦師伐晉以報崇也遂圍焦夏晉趙盾救焦

八年夏晉師白狄伐秦

左傳八年春白狄及晉平夏會晉伐秦晉人獲秦謀殺諸絳市六日而蘇

十有五年六月秦人伐晉經書六月下有秋盜傳稱秋七月必有一誤

左傳秋七月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壬午晉侯治兵于稷以略狄土立黎侯而還及雒魏顆敗秦師于輔氏

成公

二十年十有一月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惠學士春秋說

七

人曹人邾人薛人鄆人盟于蜀

左傳晉伐齊楚令尹子重為陽橋之役以救齊悉師王卒盡行彭名御戎蔡景公為左許靈公為右冬楚師侵衛遂侵我師于蜀孟孫請往賂之公衡為質以請盟楚人許平

十一月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許男秦右大夫說宋華元

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圉之大夫盟于蜀秦實西戎之長未嘗侵伐東諸侯以晉為之蔽也及彼之敗秦與楚合宣十六年秦人助楚滅庸至是楚又挾秦侵衛侵魯春秋不書侵而書公及楚人秦人等盟于蜀見秦楚合而晉霸少衰東諸侯靡然從之矣傳言畏晉而竊與楚盟非也諸侯皆畏楚豈畏晉哉公穀皆不知楚救齊而侵衛侵魯故公與之盟直以意說而已

九年冬秦人白狄伐晉

左傳秦人白狄伐晉諸侯貳故也

十一年左傳冬秦晉爲成將會于合狐晉侯先至秦伯不肯涉河次于王城使史顛盟晉侯于河東晉卻擊盟秦伯于河西秦伯歸而背晉成

十有三年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傳稱諸侯朝王明厲公帥諸侯以朝王也自魯言之故曰公如京師不言朝而言如春秋達例說見第八卷或以爲慢是以朝王爲諸侯之慢必以不朝爲諸侯之恭其說悖矣

左傳三月公如京師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夏四月戊午晉侯使呂相絕秦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爲合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諸侯是

皇清經解

卷二十三

惠學士春秋說

天

襄公

九年左傳秦景公使士稚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子囊曰不可王曰吾既許之矣雖不及晉必將出師秋楚子師于武城以爲秦援秦人侵晉

經不書

晉饑弗能報也

十年夏晉師伐秦

左傳晉荀罃伐秦報其侵也

九年傳秦人侵晉經不書疑闕

十有一年冬秦人伐晉

左傳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

楚不能救鄭而鄭服于晉故秦

人伐晉而

鮑先入晉地士魴禦之少秦師而弗設備壬午

武濟自輔氏與鮑交伐晉師己丑秦晉戰于櫟晉師敗績易秦故也

十二年左傳冬楚子囊秦庶長無地伐宋師于楊梁以報晉之取鄭也秦楚聯兵伐宋秦嬴歸于楚楚司馬子庚聘于秦爲夫人

寧禮也秦楚結爲婚姻

十有四年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董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左傳夏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也晉侯待于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及涇不濟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賦匏有苦葉叔向退而具舟魯人莒人先濟鄭子蟠見衛北宮懿子曰與人而不固取惡莫甚焉若社稷何懿子說二子見諸侯之師而勸之濟濟涇而次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鄭司馬子蟠帥鄭師以進師皆從之至于械林不獲成焉荀偃合曰鷄鳴而駕塞井夷竈唯余馬首是瞻樂厲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余馬首欲東乃歸下軍從之伯游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會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

皇清經解 卷三百三十三 惠學士春秋說

无

二十五年左傳會于夷儀之歲齊人城郊皆在二十四年其五月秦晉爲成晉韓起如秦淮盟秦伯車如晉淮盟成而不結

二十六年左傳春秦伯之弟鍼如晉修成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晉國賴之不集三軍暴骨

昭公

元年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公羊傳仕諸晉也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故君子

謂之出奔

襄二十七年晉楚盟于宋先是秦晉修成至是秦鍼奔晉公羊以爲仕諸晉信矣

定公

四年左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五戰及郢十一月庚辰吳入郢申包胥如秦乞師立依于庭牆而哭七日秦哀公爲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

五年左傳六月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自稷會之大敗夫槩王于沂

九月吳師敗楚師于雍澨秦師又敗吳師吳師居麋焚之而

又戰吳師敗又戰于公婿之谿吳師大敗吳子乃歸冬十月

楚子入于郢文十六年楚大饑戎伐其西南又伐其東南庸人帥羣蠻以叛楚百濮從之于是申息之北門

不啟楚人謀徙都阪高當是時楚其危哉秦人助楚滅庸而楚復安至是吳人鄢昭王奔隨楚已亡矣秦人救楚敗吳而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惠學士春秋說

三

楚復國皆秦之大

有造于楚者也

春秋大國晉楚齊秦東諸侯皆畏楚而不畏秦者蓋晉足以當秦東諸侯實賴晉爲之蔽也楚無大國之蔽故志在中原由近及遠先肆虐于陳蔡而鄭當其衝楚之虎視尤在鄭鄭服于楚東諸侯靡然從風楚遂橫行于中原而莫之能禁秦豈無中原之志哉秦所忌者惟晉春秋之全晉強戰國之三晉弱不足以當秦最近于秦秦蠶食諸侯先自近始欲伐近而恐遠者救之故秦遠交齊楚近攻三晉三晉亡而齊楚舉之若拾遺矣晉所倚者亦惟秦故晉獻與秦穆結爲婚媾及晉獻死而夷齊卓子弑秦先納夷吾後納重耳重耳霸諸侯亦因秦之力僖三十年秦晉圍鄭秦背晉而竊與鄭盟且戍鄭由是秦晉始有隙三十

二年秦遂遣三師襲鄭及其還也晉襄要而擊之喪師于穀秦
晉遂成讐敵春秋諸儒以秦誓編於書故盛稱穆公之德而春
秋獨於秦穆無善辭學者疑之秦用孟明所謂乞乞勇夫也既
喪師于穀匹馬隻輪無反仍不悔過甫及三年復以憤兵而敗
于彭衙秦穆誠能詢茲黃髮焉用此乞乞勇夫而大辱國哉故
君子有取乎秦誓所謂不以人廢言而春秋以其言行不相顧
故無善辭文三年秦伯伐晉稱人四年晉侯伐秦稱爵安見其
尊秦也惟二年晉人伐秦先且居爲帥而經不書謂之崇德春
秋旣人晉卿復人秦伯益交譏之又何德之崇而謂之崇德乎
合狐之役曲在晉兩稱人及十年秦伐晉康公自將春秋不書
晉不稱人直以秦爲狄矣蓋自穀之戰秦穆之毒晉尤深思天

皇清經解

卷二百三十三

惠學士春秋說

三

下可以敵晉者惟楚于是遣楚囚鬬克歸楚求成共謀伐晉始
作秦誓旋遣楚囚誠所謂今之謀人姑將以爲親者其心忌克
惟圖報復而已雖楚賴殞命厥謀未就然秦卒與楚成其後文
十六年秦人助楚滅庸成二年晉與魯衛敗齊師于鞏秦人助
楚救齊而侵衛侵魯遂與諸侯之大夫盟于蜀春秋惟城濮之
戰及溫之會秦人與焉昔晉合秦以敵楚今楚合秦以敵晉實
因穀之役晉襄激之使然由是陽橋之役晉畏其眾而避之魯
衛惴惴然從之蓋秦楚合而晉巨霸亦少衰矣及晉厲公立合諸
侯伐秦且先使呂相絕秦是時秦桓公旣與厲公爲合狐之盟
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故聲其臯以討之于是諸侯朝王
仍自京師從劉康公成肅公伐秦秦君子謂是師也名之正辭之

順春秋書之特詳明與厲公以復霸也故我謂厲公非無道之主者以此其後悼公三駕伐鄭而楚不能復救鄭鄭遂屬晉秦人爲之與師聲言救鄭而敗晉師于櫟由是秦楚邦交益密又重之以昏姻故秦人侵晉楚子師于武城以爲秦援晉人取鄭秦楚聯兵伐宋師于楊梁以報之而東諸侯宋衛魯咸被秦兵之酷烈豈非秦穆之詭謀也哉襄十四年晉悼伐秦榭林之役遷延而退爲諸侯笑遠不如晉厲廡蹇之師諸侯皆睦于晉春秋諸儒褒悼而貶厲非公論也左傳褒貶皆春秋諸儒之論見于晉乘楚檮杌諸書而左氏取之故紀事皆實其論未公及襄二十五年秦晉脩成二十七年晉楚分爲兩伯天下益少事晉霸雖衰而秦晉之構兵亦息矣當是時楚弱吳強吳楚交爭中夏無盟主及吳伐楚入郢昭王奔隨秦人救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惠學士春秋說

三

虎狼秦

楚而敗吳師昭王復國自是後秦不復見於春秋晉遂分裂爲韓魏趙春秋一變爲戰國而秦愈強力戰而并天下天下號爲

皇清經解卷二百三十四

學海堂

春秋說

吳惠學士士奇著

隱公

七年夏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說者謂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其後年子無知遂篡齊實由親愛

姓之已甚也春秋凡稱弟者皆謙其不然乎文武賢親並建姬

侯曷嘗不親愛之哉乃云親愛之已甚遂開黨穢之階是必

疎遠之而後可也其說悖矣春秋凡稱弟者皆親親也說見

卷十五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九年春天子公毅作使南季來聘

左傳齊侯使夷仲年來聘結艾之盟也艾盟在六年夏傳何氏休曰聘者問

公羊傳其稱弟何母弟稱弟母兄稱兄也古者諸侯朝罷

朝聘為慕賢考禮一法度尊天子不言聘公者禮聘受之

於大廟孝子謙不敢以己當之歸美於先君且重賓也又

曰書者喜之也古者諸侯有較德殊風異

行天子聘問之較讀為覺許有較德行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惠學士春秋說

一

穀梁傳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以其來接

於我舉其貴者也范氏甯曰聘例時凡聘皆使卿執玉帛以相存問南氏姓也季

字也聘問也聘諸侯非正也范氏甯曰周禮天子時聘以給諸侯之好殷頰以除邦國

之懸問問以諭諸侯之志歸服以交諸侯之福賀慶以贊

諸侯之喜致禱以補諸侯之災許慎曰禮臣病君親問之

桓公

三年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四年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五年夏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八年春天王使冢父來聘

三年齊使來聘致夫人也成八年宋使來聘聘共姬也齊使在

魯逆女之後宋使在宋納幣之前經惟書聘傳詳其事春秋

之通例也趙匡力攻左傳不斥聘共姬獨斥致夫人為矣甚

矣趙匡之矣也左氏據魯史為傳安有魯史無文而左氏鑿

空自造乎

左傳三年冬齊仲年來聘致夫人也四年夏周宰渠伯糾來聘父在故名五年仍叔之子弱也

經在從王伐鄭前傳在後又兩書秋

公羊傳宰渠伯糾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宰渠伯糾何下大夫也

何氏休曰天子下大夫繫官氏名且字繫官者卑不得專官事也稱伯者上敬老也禮君於臣不名者五諸父兄不名王札子是也上大夫不名祭伯是也盛德之士不名叔貽是也老臣不名宰渠伯糾是也

仍叔之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仍叔之子何譏何譏爾譏父老子代從政也

何氏休曰家采地父字也天子中大夫氏采故稱字不稱伯仲也

穀梁傳任叔之子者仍任卽錄父以使子也故微其君臣而著其父子不正父在子代仕之辭也

莊公

二十有三年春祭叔來聘夏荆人來聘二十有五年春陳侯

皇清經解

卷三十四

惠學士春秋說

二

使女叔來聘

左傳二十五年春陳女叔來聘始結陳好也嘉之故不名

公羊傳荆何以稱人始能聘也

穀梁傳祭叔來聘其不言使何也天子之內臣也不正其外交故不與使也荆人來聘善累而後進之其曰人何也舉道不待再女叔來聘其不名何也天子之命大夫也

僖公

三十年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三十有三年春齊侯使國

歸父來聘

左傳三十年冬王使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歠白黑形鹽辭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備物之饗以象其德薦

五味羞嘉穀鹽虎形以獻其功吾何以堪之三十三年春齊國莊子來聘自郊勞至于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臧文仲言於公曰國子爲政齊猶有禮君其朝焉臣聞之服於有禮社稷之衛也

文公

四年秋衛侯使甯俞來聘九年冬楚子使椒來聘十有二年秋秦伯使術來聘

左傳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爲賦湛湛及彤弓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爲肄業及之也九年冬楚子使越椒來聘執幣傲叔仲惠伯曰是必滅若敖氏之宗傲其先君神弗福也十二年秋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惠學士春秋說

三

將伐晉襄仲辭王對曰不腆敝器不足辭也主人三辭賓答曰寡君願徼福於周公魯公以事君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爲瑞節要結好命所以藉寡君之命結二國之好是以敢致之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陋矣厚賄之

公羊傳椒者何楚大夫也楚無大夫此何以書始有大夫也始有大夫則何以不氏許夷狄者不一而足也遂者何

遂與術通

秦大夫也秦無大夫此何以書賢繆公也繆公卒於文六年是

時康公穀梁傳楚無大夫其自蒞何也以其來我褒之也

宣公

十年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冬齊侯使國佐來聘

左傳秋劉康公來報聘九年春王使來徵聘夏孟獻子聘于周王以為有禮厚賄之康公即

季子劉師伐邾取繹子家如齊伐邾故也國武子來報

聘

公羊傳王季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王季子何貴也

其貴奈何母弟也

穀梁傳其曰王季王子也其曰子尊之也聘問也

成公

三年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四

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八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十有一年

春王三月晉侯使卻擘來聘十有八年晉侯使士匄來聘

皇清經解

卷三十四

惠學士春秋說

四

左傳三年冬十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且尋盟衛侯使孫

良夫來聘且尋盟四年春宋華元來聘通嗣君也宋共八

年春宋華元來聘聘共姬也十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晉人以公為貳於楚故止公時葬晉景公止公使送葬公請受盟而後

使歸卻擘來聘且泄盟十八年夏公至自晉晉范宣子來

聘且拜朝也時悼公初立公如晉朝君子謂晉於是乎有禮

公羊傳晉荀庚衛孫良夫此聘也其言盟何聘而言盟者尋舊盟

也

襄公

元年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晉侯使荀營來聘五年夏鄭伯

使公子發來聘七年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八年冬晉

侯使士匄來聘十有二年夏晉侯使士魴來聘十有五年春
宋公使向戌來聘二十有六年夏晉侯使荀吳來聘二十有
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二十有九年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吳子使札來聘吳與魯同姓春秋以其僭稱王而貶之故於
其來聘也則曰吳子使札與楚子使椒秦伯
使衛同文說者以札讓國而國亂春秋非貶吳乃貶札也札
本壽夢幼子不當立何讓之有且壽夢欲立季札猶魯惠公
欲立桓公皆不正魯之禍惠公爲之吳之亂亦壽夢啟之也
魯季札悼矣秦伯以兄讓弟故孔子稱其三讓季札非讓也
固無可褒亦無可貶
貶札之說愚所不知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

左傳元年冬衛子叔晉知武子來聘禮也凡諸侯卽位小
國朝之大國聘焉以繼好結信謀事補闕禮之大者也五
年夏鄭子國來聘通嗣君也鄭僖公
卽卽位七年秋季武子如衛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惠學士春秋說

五

報子叔之聘元且辭緩報非貳也冬十月衛孫文子來聘

且拜武子之言而尋孫桓子之盟八年冬晉范宣子來聘

且拜公之辱是年春
公如晉告將用師于鄭公享之十二年夏晉

士魴來聘且拜師前年
伐鄭冬公如晉朝且拜士魴之辱禮也

十五年春宋向戌來聘且尋盟二十六年晉人爲孫氏故

召諸侯將以討衛也是年衛侵戚東鄙
又殺晉成三百人夏中行穆子來聘

召公也召公會澶淵以
討衛疆戚田二十七年春齊慶封來聘叔孫與

慶封食聘禮大夫於
賓壹饗壹食不敬爲賦相鼠亦不知也二十九年

范獻子來聘拜城杞也是年仲孫羯會晉荀盈
及諸侯之大夫城杞公享之展

莊叔執幣射者三耦公臣不足取於家臣家臣展瑕展玉
父爲一耦公臣公巫召伯仲顏莊叔爲一耦鄩鼓父黨叔

爲一耦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請觀見其出聘也通

嗣君也吳子餘祭立故遂聘于齊聘於鄭適衛自衛如晉三十

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通嗣君也邾敖立

公羊傳吳無君無大夫此何以有君有大夫賢季子也何

賢乎季子讓國也賢季子則吳何以有君有大夫以季子

爲臣則宜有君者也札者何吳季子之名也春秋賢者不

名此何以名許夷狄者不壹而足也季子者所賢也曷爲

不足乎季子許人臣者必使臣許人子者必使子也遠罷無傳

何氏休謂公數如晉命見答今楚來聘故喜錄之言公五

朝而晉兩聘故曰希公一朝楚楚亦一聘魯故曰喜錄之

穀梁傳吳其稱子何也善使延陵季子故進之也身賢賢

皇清經解卷三十四 惠學士春秋說

昭公 六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十有二年夏宋公使華定來聘二

十有一年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左傳二年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且告爲政而來見代趙武

禮也觀書於太史氏季札觀樂韓起觀書皆先請後觀禮也見易象與魯春

秋日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

也公享之既享宴於季氏聘禮大夫於賓有饗食而無宴宴者饗之終立行享坐行宴也

十二年夏宋華定來聘通嗣君也宋元公初立享之爲賦蓼蕭

弗知又不答賦昭子曰必亡宴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宣合

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二十一年夏晉士鞅來

聘叔孫爲政季孫欲惡諸晉使有司以齊鮑國歸費之禮

爲士鞅十四年傳司徒老郈慮來歸費齊侯使鮑文子致之是也劉炫曰聘禮使卿主國待之饗餼五牢鮑國加二年故七年又引鄭注卿五牢大夫三士犬牢而已士鞅怒魯人恐加四牢焉

爲十一牢

易曰地上有水比先生以建萬國親諸侯萬國以比建諸侯以比親此一陽當位而下交之象故天子之於萬國之諸侯朝覲宗遇會同之外又有存類省聘問之禮焉所以撫邦國而親諸侯也周官大宗伯以賓禮親邦國時聘曰問殷類曰視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以賑膳之禮親兄弟之國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大行人問問以諭諸侯之志歸賑以交諸侯之福賀慶以贊諸侯之喜致禴以補諸侯之裁所謂問問者歲徧存三歲徧類五歲徧省十二歲一巡守以巡守之明歲爲始自五歲皇清經解卷三十四惠學士春秋說七

之後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言語者五方之言辭命者六辭之命故召譯官諭之使通協之使同九歲省而屬瞽史論書名聽聲音書名有三皇五帝聲音有淫過慢凶故屬諸史或讀之或達之或贊之屬諸瞽或展之或合之或辨之則書又同而樂文亦同矣至十一歲又徧省之達瑞節同度量成牢禮同數量數有九數器有百工八灋治官府八則治都鄙達同成修皆以法式等齊之蓋先王所以親諸侯者如此而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小曰問每歲一往大曰聘間歲乃行凡君卽位大國朝焉小國聘焉必擇有道之國而就脩之所以習禮考義正刑一德以尊天子者又如此至春秋而天王不

巡守存頰省之禮皆不行天王遣使來聘惟隱桓之時凡五見
僖三十年宣十年各一見而已所謂歸賑以交諸侯之福者僅
見於定之十四年天王使石尙來歸賑穀梁子曰石尙欲書春
秋諫曰久矣周之不行禮於魯也請行賑貴復正也蓋自宣十
年天王使王季子來聘歷成襄昭三公百有餘年天王不行禮
於魯至是始復行之故穀梁有貴復正之說而隱九年天王使
南季來聘穀梁又云聘諸侯非正其說前後如出兩人蓋穀梁
之徒以意說而非本於師說有所受之者爲師說無所受之者
爲意說後世無師唐宋俗儒皆好意說遂喜而從之以爲聘問
而天王下聘猶朝覲而天子下堂皆衰周之失禮也如其然則
朝聘以時有來而無往列國不相朝天王不報聘周官未足信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惠學士春秋說

八

春秋朝聘之書於冊者皆譏也有是理哉若夫諸侯之邦交大
國朝而小國聘其禮備見於春秋隱桓以前東諸侯之外未聞
有來聘者南則楚西則秦皆大國而荆人來聘始見於莊之二
十三年猶未有君臣也僖四年楚屈完來盟于師不稱使有臣
無君非尊之乃抑之穀梁謂權在屈完故不言使則成二年齊
侯使國佐如師亦權在國佐曷爲而獨稱使乎且名陵之師諸
侯在焉爰婁之師大夫而已齊稱使而楚不稱使明楚未可同
於齊也及文九年楚子使椒來聘始有君有臣矣然大夫猶未
氏也及襄三十年楚子使薳罷來聘由是大夫稱氏同於中國
焉秦至穆公而始大文三年傳稱秦伯伐晉經書秦人遂霸西戎而
任好之卒不志於春秋者以其僻在西戎未通玉帛之使也故

春秋卒楚子旅

宣十年

而不卒秦伯任好說者謂楚莊賢故卒之

則秦穆亦有賢名奚為而不卒乎及文六年穆公卒康公立康

公三年當文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始從荆人來聘之

例而書秦人外之也及文十二年秦伯使術來聘亦如楚子使

椒而不氏則春秋抑秦甚於楚矣至是秦始聘於魯知其亦聘

於周生既聘死必赴赴於天子則稱名故文十八年秦康公營

卒宣四年秦共公稻卒皆稱名自是後玉帛之使遂絕於魯知

其亦絕於周故秦桓公景公哀公惠公春秋四書秦伯卒而不

名生不聘死不赴也死不赴曷為書卒赴於魯不赴於周故不

名而書卒且景哀惠三公魯皆遣使會其葬矣既書葬又安得

不書卒公羊以秦為夷信矣乎然謂獨營稻以嫡立故名餘皆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惠學士春秋說

九

匿嫡之名愚未敢信也左傳乃謂未同盟故不名則秦康公與

共公未聞與魯同盟曷為營稻獨名哉說者謂諸侯之於天子

侯不朝貢而以聘禮上問如邦交為仇此俗儒之異說也天子

伯賓禮有八朝宗覲遇會同之後即繼之以時聘且中庸明言朝聘以時

說此問與視非諸侯聘於天子之禮乎且中庸明言朝聘以時

蓋諸侯朝聘天子各以其時左傳亦云晉韓宣子聘於周辭曰

莊公

九年夏公伐齊納糾

左傳經文公伐齊納糾孔疏云今定本經文糾之上

左傳夏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

公羊傳納者何人辭也其言伐之何伐而言納者猶不能

納也糾者何公子糾也何以不稱公子君前臣名也

穀梁傳當可納而不納可納者謂公及齊大夫盟于暨之時齊變而後伐故乾時之戰不諱敗惡內也公穀皆不言誓子以糾非誓人之子也故何休范甯之說皆不取

信公

二十有五年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南頓縣故頓子國也周之同姓頓迫于陳而奔楚自頓徙南故曰南頓今南頓故城在頓南三十餘里

左傳秋秦晉伐都楚鬬克申公屈禦寇息公以申息之師

戍商密秦人過析隈入而係輿人以圍商密昏而傳焉宵

坎血加書偽與子儀子邊盟者商密人懼曰秦取析矣戍

人反矣乃降秦師囚申公子儀息公子邊以歸楚令尹子

玉追秦師弗及遂圍陳納頓子于頓

皇清經解卷言三四惠學士春秋說

十

公羊傳何以不言遂兩之也

穀梁傳納者內弗受也圍一事也納一事也而遂言之蓋

納頓子者陳也

文公

十有四年秋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捷公羊作接古接捷通

左傳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辭曰

齊出糶且長宣子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

公羊傳納者何入辭也其言弗克納何大其弗克納也何

大乎其弗克納晉卻缺帥師革車八百乘以納接菑于邾

婁力沛若有餘而納之邾婁人言曰接菑晉出也糶且齊

出也子以其指則接菑也四糶且也六子以大國壓之則

未知齊晉孰有之也貴則皆貴矣雖然纓且也長卻缺曰非吾力不能也義實不克爾也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弗克納也

穀梁傳是卻缺也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為微之也長穀五百乘縣地千里過宋鄭滕薛魯八千乘之國欲變人之主至城下然後知何知之晚也弗克納未伐而曰弗克何也弗克其義也捷菑晉出也纓且齊出也纓且正也捷菑不正也

宣公

十有一年冬十月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子陳

左傳冬楚子為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

皇清經解

卷三十四

惠學士春秋說

十一

西氏遂入陳因縣陳申叔時諫乃復封陳故書曰楚子入

陳納公孫寧儀行父子陳書有禮也春秋書入書納皆非禮也傳似失之

公羊傳此皆大夫也其言納何言非陳侯納公黨與也陳不當言納

在晉故納其黨

穀梁傳納者內弗受也輔人之不能民而討猶可八人之國制人之上下使不得其君臣之道不可

昭公

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昭三年北燕伯欵出奔齊六年齊侯

伐北燕將納簡公受賂而還故不言納也

左傳十二年春齊高偃納北燕伯欵于唐陽即唐中因其

衆也因唐之衆

穀梁傳納者內不受也燕伯之不名何也不以高偃挈燕伯也

哀公

二年夏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瞶于戚定十四年衛世

左傳初衛侯遊于郊子南僕靈公字子南公曰余無子將立

女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郚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

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祇辱夏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

子郚爲大子君命也對曰郚異於他子且君沒於吾手若

有之郚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立輒非靈公命

受命乎靈公而立輒蓋見經有衛曼姑聞戚之文而以意度之也六月乙酉晉趙鞅納衛

大子于戚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使大子纒八人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惠學士春秋說

三

哀經僞自衛逆者告於門哭而入遂居之

莊九年公伐齊納子糾左氏春秋定本說者謂公納讎子故書

以示譏非也子糾者齊僖公之子與魯何讎而謂之讎子哉昭

十三年左傳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於僖管子小匡篇曰齊

僖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僖公卒以諸兒長得爲君

是爲襄公小匡不足信以與宋儒不信左傳及管子遂以子糾

小白皆襄公子絕無所據而以意度之不亦異乎史記齊世家

其母魯女也次弟小白其母衛女也小白母衛女僖公者莊公

見左傳子糾魯女之子未聞必有所據非臆說也之外祖父子糾其舅也又子糾長當立春秋書公伐齊納子糾

伐者伐有辜也齊大夫既與公盟而復背之則辜在齊矣故直

書公伐而不諱焉及小白入而葬襄公其國已定公不量力而

復興師故乾時之戰不言公諱之也春盟夏伐至秋乃戰既敗而懼遂殺子糾取者取諸魯也公羊以爲內辭蓋齊人脅我使我殺之故特書取納之者何心殺之者又何心君子以莊公爲病矣穀梁曰以千乘之魯而不能存子糾言取病內也信哉三傳皆同趙匡駁之乃云齊自殺之非魯殺也若實魯殺則當書云齊人使我殺子糾不應書取吾聞君使臣齊魯非君臣安得稱使且春秋雖天王之命亦無使我之文以其不成辭也子糾在魯齊人安能殺之明其脅我故特書取趙匡之說鄙且陋其妄不待辨而自明然宋儒稱其卓識學者惑焉故不得不辨子糾嘗人之子發自范甯成於啖助絕無所據而啖助妄托諸穀梁案義梁並無文性云無知弑襄公公子糾公子小白不能存出亡而已安可使云子糾小白皆襄公之子乎若果係魯子納之則非殺之何病穀梁又妄得云言取病內也然謂當可納而不未備不信三傳而聽信俗儒啖趙之說異哉

納齊變而後伐則似不然小白有國高爲內主有鮑叔牙賓須

無隰朋爲輔佐有莒衛爲外主故先糾而出左傳初襄公立無常鮑叔牙奉公子

皇清經解

卷三十四

惠學士春秋說

三

小白出奔莒趙匡駁之曰案宮近齊小國而襄公強而無道鮑叔如何輒敢將公子奔之而獲安乎此左傳紀實事也趙匡無據以意駁之妄甚陋甚又駁杜注子糾小白皆僖公之子杜預注本左傳及諸子之書趙匡更有何據哉其意以爲稱子糾則時君之子僖稱子叔姬則時君之女並無實據皆臆說也亦先糾而入羽翼成而助之者眾

矣僖有寵子國有奧主天所命也子糾無寵於僖無主於內焉能得國乎文十四年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弗克者譏之乎

抑善之乎曰善之也其義見於易易同人之九四曰乘其墉弗

克攻吉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九四欲同

於二而三爲墉以隔之故曰乘其墉晉趙盾帥師長轂八百乘

縣地千里越國而至於邾乘墉之象也弗克而還可謂困矣困

而反則君子善之故易稱吉又何譏焉不言帥師避不辭晉人帥師

則不辭春秋未有帥師而稱人者以此新城之盟邾人不與故謀納捷菑不言伐

者邪無臯也公羊以爲弗克納者大之大之者美之趙匡曰此乃譏其不量事而勞師爾聞義能止差可補過何足美之如其說則同人九四爻辭當云无咎无咎者善補過也曷爲繫之以吉哉蓋有過能改聞義能徙善之大者非徒无咎而已且未聞

有善補過而猶譏之者也公羊之說誠得春秋微旨後之學者

趙匡好駁先儒以其說不可通於周禮則斥周禮爲僞其說不可通於易詩書不敢斥之爲僞則云春秋之例不可通於他經妄之妄者也六經皆聖賢之語曷爲不可相通學者詳之哀二年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聚于戚戚衛邑曷爲弗屬之衛蓋晉取之以居蒯聚晉趙

鞅亦在焉何以知之以是年鐵之戰知之鐵丘在戚城南故傳曰登鐵上齊人

輸范氏粟鄭人送之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于戚則趙鞅在戚明矣趙鞅與蒯聚同在戚故衛世子與簡子同敗鄭師元年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惠學士春秋說

古

齊衛圍五鹿又取棘蒲三年齊衛圍戚四年齊衛復圍五鹿皆齊衛聯兵以救范氏五鹿棘蒲及戚皆晉地也如謂齊衛以蒯聚在戚而圍之曷爲哀五年范氏旣平之後未聞齊衛復圍戚哉且哀三年齊衛圍戚至十六年蒯聚自戚入于衛在戚十有三年未嘗有一矢相加遣也蓋衛不迎亦不距父子等於行路矣故孔子傷之而有正名之說者以此蒯聚父子行同禽獸詳見於傳固不待言然以圍戚爲距父則非也故曰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餘說見前趙匡駁公羊乃云若不言伐齊言伐也晉人納趙盾于邪曷爲不言伐乎吾故曰伐者伐有臯也伐者伐有臯也衛鞅不禱其父而禱其祖則人倫亂矣臯莫大於亂人倫晉趙鞅納衛世子蒯聚曷爲不言伐伐者聲其臯而伐之義也春秋當書而褒之

曰晉趙鞅帥師伐衛納衛世子蒯瞶若是則可謂之義師矣春秋無義戰焉得有義師且趙鞅又安能行義哉是時諸侯交伐不言納昭六年受其賂也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唐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瞶于戚皆不言伐一因其衆一取其地皆非義也

隱公

二年夏五月莒人入向無佞左氏作駭帥師入極五年秋衛師入

邾八年三月鄭伯使宛來歸邾左氏作祊庚寅我入邾十年秋宋

人衛人入鄭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邾十有一年秋七月

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惠學士春秋說

五

左傳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夏莒人入向以姜氏

還司空無駭入極費戾交勝之元年夏四月傳費伯帥師

略似有衛之亂也邾人侵衛故衛師入邾鄭伯請釋泰山

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許田三月鄭伯使宛來歸

祊不祀泰山也入祊無傳杜預謂桓元年卒易祊田知此

曷為直書十年秋七月庚寅鄭師入邾伐宋之師也是年

我入祊乎猶在邾宋人衛人入鄭不知何故入鄭蓋齊鄭伐

齊侯鄭伯伐宋蔡人衛人邾人不會王命王命冬齊人鄭人入邾討違王

命也十一年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傅于許王

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

東偏乃使公孫獲鄭之處許西偏

公羊傳入者何得而不居也無駭者何展無駭也何以不

氏貶曷為貶疾始滅也此滅也其言入何內大惡謹也孔

穀梁以極為國賈云極戎邑也曷為或言率師或不言率師不言帥師將

尊師少稱將衛孫良父將卑師眾稱師公羊作盛將卑師

少稱人鄭人君將不言率師書其重者也宛者何鄭之微

者也鄭人鄭者何鄭湯沐之邑也天子有事於泰山諸侯皆從

泰山之下諸侯皆有湯沐之邑焉其言入何難也其日何

難也其言我何言我者非獨我也齊亦欲之穀梁傳入者

內弗受也向我邑也極國也苟焉以入人為志者人亦入

之矣不稱氏者滅同姓貶也鄭國也將卑師眾曰師日入

惡者也庚寅我入鄭鄭者鄭伯所受命於天子而祭泰山之邑

皇清經解卷三十四 惠學士春秋說

去

鄭國也

桓公

二年九月入杞

左傳秋七月杞侯來朝不敬杞侯歸乃謀伐之九月入杞

討不敬也

穀梁傳我入之也隱八年我入鄭此不言我故復發傳

莊公

十有四年秋七月荆入蔡

左傳楚子以蔡侯滅息事詳見傳遂伐蔡秋七月楚入蔡

穀梁傳荆者楚也其曰荆何也州舉之也州不如國國不

如名名不如字

閔公

二十年十有二月狄入衛

左傳冬十二月狄人伐衛衛懿公及狄人戰于滎澤衛師敗績遂滅衛衛侯不去其旗是以甚敗狄人囚史華龍滑與禮孔以逐衛人二人曰我大史也實掌其祭不先國不可得也乃先之至則告守曰不可待也夜與國人出狄入衛遂從之又敗諸河宵濟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爲五千人立戴公以廬于曹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惠學士春秋說

七

僖公

二十年夏鄭人入滑二十有七年秋八月乙巳公子遂帥師人杞二十有八年三月丙午晉侯入曹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左傳滑人叛鄭而服於衛夏鄭公子士洩堵寇帥師入滑二十七年春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公卑杞杞不共也秋入杞責無禮也二十八年晉侯圍曹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三十一年九月晉侯秦伯圍鄭鄭使燭之武見秦君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三十二年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

得也穆公召孟明西乞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三十三
年秦師過周北門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
韋先牛十二犒師且使遽告于鄭杞子奔齊逢孫楊孫奔
宋孟明曰鄭有備矣吾其還也滅滑而還經書入傳言滅

文公

五年夏秦人入都十有五年六月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
蔡十有二月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左傳初郛叛楚即秦又貳於楚夏秦人入都新城之盟前
六月同盟於新城從於楚者服且謀郛也謀納捷菑蔡人不與晉郤缺以上軍下軍

伐蔡曰君弱不可以怠戊申入蔡以城下之盟而還凡勝
國曰滅之獲大城焉曰入之穀梁楊疏曰伐入兩舉者伐而不即入故兩舉之也公羊

皇清經解 卷三百三十四

惠學士春秋說

文

日入不言伐此其言伐何至之齊侯侵我西鄙謂諸侯不日也其日何至之日也似非
能也遂伐曹入其郛討其來朝也

宣公

十有一年冬十月丁亥楚子入陳

左傳十一年冬楚子為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
討於少西氏遂入陳因縣陳陳侯在晉靈公于成公午申叔時曰

夏徵舒弑其君討而戮之君之義也今縣陳貪其富也無
乃不可乎王曰善哉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

州

穀梁傳入者內弗受也日入惡入者也何用弗受也不使
夷狄為中國也

成公

七年秋吳入州來九年冬十有一月楚人入鄆鄆乃莒之鄙非別邑也

左傳楚圍宋之役師還子重請取於申呂以為賞田王許

之申公巫臣曰不可王乃止子重是以怨巫臣子反欲取

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子反亦怨之及共王即位子重

子反殺巫臣之族而分其室巫臣自晉遣二子書曰余必

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巫臣請使於吳晉侯許之乃通吳於

晉教之叛楚真其子狐庸焉使為行人於吳吳始伐楚伐

巢伐徐子重奔命馬陵之會是年八月同盟於馬陵尋吳豨牟之盟且莒服故也

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蠻

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九年冬十

皇清經解卷三志惠學士春秋說九

一月楚子重自陳伐莒庚申莒潰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

襄公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季孫宿帥師救郟莒人伐我東鄙圍郟遂入鄆二

十有五年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左傳十二年春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武子救台遂入鄆

取其鐘以為公鑿二十五年六月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

乘伐陳宵突陳城遂入之陳侯扶其大子偃師奔墓子展

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

宗器陳侯免擁社使其眾男女別而纍以待於朝子展執

縶而見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子美入數俘而出祝祓社

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

昭公

十有八年六月邾人入郟

左傳十八年六月邾人藉稻邾人襲郟邾人將閉門邾人羊羅攝其首焉遂入之盡俘以歸郟子曰余無歸矣從帑於邾邾莊公反郟夫人而舍其女

定公

四年冬十有一月庚辰吳入楚

左傳楚作郟

五年夏於越入吳

左傳楚自昭王卽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爲質於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十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圍廬之弟夫槩王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吳

皇清經解

卷三百三十四

惠學士春秋說

三

從楚師及清發又敗之五戰及郟己卯楚子取其妹季芊畀我以出庚辰吳入郟以班處宮楚子涉睢濟江入於雲中鄭公闞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吳人從之子期似王曰以我與之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吉乃辭吳王割子期之心以與隨人盟五年夏越入吳吳在楚也

公羊傳吳何以不稱子反夷狄也其反夷狄奈何君舍于君室大夫舍于大夫室蓋妻楚王之母也穀梁傳曰入易無楚也易無楚者壞宗廟徙陳器撻平王之墓何以不言滅也欲存楚也何以謂之吳也狄之也

哀公

七年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宋人圍曹八年

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十有三年夏於越八吳

左傳七年秋伐邾師遂入邾處其公宮眾師晝掠邾眾保於繹師宵掠以邾子益來獻於亳社因諸負瑕負瑕故有繹宋人圍曹八年春宋公伐曹將還褚師子肥殿曹人詎之不行師待之公聞之怒命反之遂滅曹執曹伯及司城疆以歸殺之十三年六月丙子越子伐吳爲二隊疇無餘疆陽自南方先及郊吳太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壽於姚自泓上觀之彌庸見姑蔑之旗曰吾父之旗也不可以見雖而弗殺也屬徒五千王子地助之乙酉戰彌庸獲疇無餘地獲疆陽越子至丙戌復戰大敗吳師獲太子友王孫彌庸壽於姚丁亥入吳吳人告敗於王

時吳方與晉爭長黃池王惡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惠學士春秋說

三

其聞也自到七人於幕下

公羊傳八不言伐此其言伐何內辭也若使他人然邾婁子益何以名絕曷爲絕之獲也曷爲不言其獲內大惡諱也曹伯陽何以名絕曷爲絕之滅也曷爲不言其滅諱同姓之滅也何諱乎同姓之滅力能救之而不救也

穀梁傳以者不以者也益之名惡也春秋有臨天下之言焉有臨一國之言焉有臨一家之言焉其言來者有外魯之辭焉

周官九伐曰眚曰伐曰壇曰削曰侵曰正曰殘曰杜曰滅而入無聞焉入者取而不有滅而仍存也曷爲取而不有隱八年鄭伯使宛來歸祓庚寅我入祓蓋言來歸者實未歸我欲取之鄭

人不肯故言八八者內弗受也鄭既來歸曷爲不肯鄭伯欲以
訪易許故先歸訪若曰爾與我許我歸爾訪爾不與我許我焉
肯歸爾訪乎及桓元年卒以訪易許然則易許者訪也曷爲以
壁假許大而訪小不足以相當故加之壁言假者雖久假而後
終歸之也魯頌曰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許者許田卽桓元年
鄭所假者鄭箋云常一作嘗在薛之旁齊有孟嘗食邑於薛常
與許皆有周公之廟及桓莊而常屬於齊許屬於鄭至僖公而
常與許皆復歸於魯故曰復周公之宇夏者本我地昔失之今
得之之辭也訪非我地我強入之故書以譏焉曷爲滅而仍存
僖三十三年秦人入滑哀八年宋公入曹皆經言入傳言滅蓋
滅而仍存故經言入而不言滅也虞虢焦滑霍揚韓魏皆姬姓

皇清經解

卷之三十四

惠學士春秋說

三

滑國都于費謂之費滑水經注緱氏縣故滑費春秋滑國都莊
十六年同盟于幽滑伯與焉滑一名費猶宋一名商孟子所謂
費惠公者滑伯之後也自秦人滅滑而滑或屬周或屬晉或屬
鄭屬周者曰馮滑見定六年傳屬晉者曰虛滑見成十七年傳屬鄭者曰費

滑見襄八年傳

益滑介於周鄭之間仍爲附庸於晉鄭故至戰國而

鄉邠鄒費猶號小國之君說者不知春秋有費滑遂謂戰國無

費而以魯之費當之誤矣曹滅於哀之八年復見於哀之十四

年宋向魋入于曹以叛杜注曹宋邑非也曹伯爵而當甸服故

曰曹爲伯甸其國雖小豈徒一邑哉蓋宋雖滅曹仍爲附庸于

宋故至戰國而尚有曹君趙岐注孟子曰曹交曹君之弟然則曹與滑皆滅而

仍存者也故春秋言入不言滅者以此定四年吳入郢哀七年

公入邾皆書日穀梁謂之惡入誠然亦有不盡然者襄二十五年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乃入之善者曷爲而亦書日乎周官行夫有媿惡而無禮者謂於無禮之中又有禮焉入人之國不可以言禮若鄭子展人陳所謂無禮之禮也其無禮之禮奈何鄭子展子產入陳命師無人公宮親御諸門又執紼而見陳侯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君子以爲有禮故書日以詳之惡則詳其惡善則詳其善故善惡皆書日後之學者當知之隱二年無駭帥師入極左傳謂司空無駭入極費序父勝之序父費伯也元年夏四月傳費伯帥師城郎不書于策者蓋費伯揚言城郎實潛謀入極故二師合而勝之此行兵詭計特假此爲名故不書於策城郎在隱九年故知元年費伯之師非城郎也極乃近郎之地賈逵云戎邑不知何據當考

莊公

十年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十有三年夏六月齊人滅

遂

何休注公羊云滅遂不詳者其功未足以除惡

左傳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冬齊師滅譚譚無禮也譚子奔莒同盟故也十三年春會于北杏以平宋亂遂人不至夏齊人滅遂而戍之公羊傳譚子奔莒何以不言出國已滅矣無所出也

僖公

二年夏五月虞師晉師滅下陽五年秋八月楚人滅弦弦子

奔黃十年春王正月狄滅溫溫子奔衛十有二年夏楚人滅黃十有七年夏滅項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二十有六年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

也國

夔公羊作隗何注云不月者略夷狄滅微

左傳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

虢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

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先書虞賄故也五年秋

楚鬬穀於菟滅弦弦子奔黃於是江黃道柏

應劭曰陽安有道亭西平

有柏亭安陽有江亭弋陽有黃城皆漢之汝南郡方陸於齊皆弦姻也弦子恃之

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故亡十年春秋滅溫蘇子無信也蘇

子叛王卽狄又不能於狄狄人伐之王不救故滅蘇子奔

皇清經解

卷三十四

惠學士春秋說

十四

衛黃人恃諸侯之睦于齊也不共楚職曰自郢及我九百

里焉能害我夏楚滅黃十七年夏師滅項淮之會

前年冬

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爲討而止公秋聲姜以

公故會齊侯于卞九月公至書曰至自會猶有諸侯之事

焉且諱之也衛人將伐邢禮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

我請昆弟仕焉乃往得仕二十五年春衛人伐邢二禮從

國子巡城掖以赴外殺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同姓也

故名禮至爲銘曰余掖殺國子莫余敢止夔子不祀祝融

與鬻熊

地理志秣歸縣歸子國也樂緯曰昔歸與叶聲律宋忠曰歸卽夔歸鄉蓋夔鄉矣楚之嫡嗣熊羆以

廢疾居夔始治巫城後以疾移楚人讓之對曰我先王熊

此服虔曰在巫之陽卽歸鄉也擊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竄于夔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秋

楚成得臣鬬宜申帥師滅夔以夔子歸或謂晉滅虞虢不
侯滅天子畿內國故諱之如其然則下陽曷爲直言滅而
不爲之諱乎鄭語孔晁注曰能摯者熊釋玄孫以有疾自
棄於夔子孫有功王命爲夔子
經傳無文事無實據不足信也

公羊傳虞微國也曷爲序乎大國之上使虞首惡也曷爲
使虞首惡虞受賂假滅國者道以取亡焉宮之奇諫虞公
不從其言終假之道以取郭還四年反取虞夏陽者何郭
之邑也曷爲不繫于郭國之也曷爲國之君存焉爾夏滅
項孰滅之齊滅之曷爲不言齊滅之爲桓公諱也春秋爲
賢者諱此滅人之國何賢爾君子之惡惡也疾始善善也
樂終桓公嘗有繼絕存亡之功故君子爲之諱也衛侯燬
何以名絕曷爲絕之滅同姓也

皇清經解

卷三十四

惠學士春秋說

五

穀梁傳非國而曰滅重夏陽也虞無師其曰師何也以其
先晉不可以不言師也其先晉何也爲主乎滅夏陽也夏
陽者虞虢之塞邑也滅夏陽而虞虢舉矣弦國也其不日
微國也貫之盟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爲利之國也
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桓公不聽遂與之盟管
仲死楚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故君子閔之也夏滅項孰
滅之桓公也何以不言桓公也爲賢者諱也項國也不可
滅而滅之乎桓公知項之可滅也而不知己之不可以滅
也旣滅人之國矣何賢乎君子惡惡疾其始善善樂其終
桓公嘗有存亡繼絕之功故君子爲之諱也燬之名何也
不正其伐本而滅同姓也夔國也不日微國也以歸猶愈

乎執也

文公

四年秋楚人滅江五年秋楚人滅六

左傳楚人滅江秦伯爲之降服出次不與過數大夫諫公

曰同盟滅闕蜀曰江嬴姓蓋秦之同宗雖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懼也

六人叛楚卽東夷五年秋楚成大心仲歸帥師滅六六故

國也禹封其少子以爲國今六縣都陂谷陶中有公琴者卽咎陶家也楚謂家爲琴冬楚子燮滅蓼滅

文仲聞六與蓼滅曰咎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

無援哀哉

宣公

八年夏楚人滅舒蓼十有二年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皇清經解

卷三十四

惠學士春秋說

美

疏云此年楚滅蕭定十一年宋公之弟十有五年六月癸卯

辰入於蕭以叛則是蕭仍爲宋邑也

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

滅赤狄甲氏及雷吁

左傳楚爲眾舒叛故伐舒蓼滅之疏云文五年滅蓼滅後

年滅六見於經滅蓼見於傳更復故今滅之案文五

六蓼咎陶後豈卽舒蓼歟 楚子疆之及滑洎盟吳越而

還十二年冬楚子伐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蕭人囚熊相

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圍蕭蕭

潰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

皆如挾纊遂傳於蕭經書戊寅滅蕭傳不言日亦不言滅

可也 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鄭舒爲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晉侯將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伯宗曰

必伐之狄有五臯不祀一也耆酒二也棄仲章而奪黎氏地三也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天反時爲災地反物爲妖民反德爲亂亂則妖災生故文反正爲乏盡在狄矣晉侯從之六月癸卯晉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辛亥滅潞鄆舒奔魏魏人歸諸晉晉人殺之十六年春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畱吁鐸辰三月獻狄俘晉侯請於王戊申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大傅

皇清經解

卷三百三十五

惠學士春秋說

七

穀梁傳滅國有三術中國謹日卑國月夷狄不日其日潞子不可不記也離於夷狄而未能合於中國晉師伐之中國不救狄人不有是以亡也

子嬰兒賢也

成公

十有七年十有二月楚人滅舒庸

左傳舒庸人以楚師之敗也

敗於鄆陵

道吳人圍巢伐駕圍釐

虺遂恃吳而不設備楚公子囊師襲舒庸滅之

襄公

六年秋莒人滅鄆十有二月齊侯滅萊十年夏五月甲午遂

滅偃陽

因祖會而滅之故曰遂

二十有五年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左傳莒人滅鄆鄆恃賂也

鄆恃魯而慢莒故莒滅之

晉人以鄆故來討

曰何故亡鄆

鄆屬魯尋見滅故晉責魯

季武子如晉見且聽命十一月

齊侯滅萊萊恃謀也

二年齊靈公伐萊萊人使正與子賂夙沙衛以索馬牛皆百匹齊師乃還

於鄭子國之來聘也

五年公子發來聘子產之父

四月晏弱城東陽而

遂圍萊

二年傳齊侯使諸姜宗婦來送葬名萊子萊子不會故晏弱城東陽以徧之

甲寅堙之

環城傅於堞及杞桓公卒之月

是年三月乙未王湫帥師及正

輿子棠人軍齊師齊師大敗之丁未入萊萊共公浮柔奔

棠正輿子王湫奔莒莒人殺之四月陳無宇獻萊宗器於

襄宮晏弱圍棠十一月丙辰滅之遷萊於郟高厚崔杼定

其田十年夏四月戊午會於粗晉荀偃士句請伐徧陽而

封宋向戌焉丙寅圍之弗克荀偃士句請班師知伯怒曰

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五月庚寅荀偃士句帥卒攻徧陽

親受矢石甲午滅之二十四年舒鳩人叛楚楚子使沈尹

壽與師祁犁讓之舒鳩子敬逆二子而告無之且請受盟

皇清經解

卷三十四

惠學士春秋說

天

乃還二十五年舒鳩人卒叛楚合尹子木伐之及離城吳

人救之子木遽以右師先子疆息桓子捷子駢子孟帥左

師以退吳人居其間七日子疆曰請以其私卒誘之簡師

陳以待我從之五人以其私卒先擊吳師簡師會之吳師

大敗遂圍舒鳩舒鳩潰八月楚滅舒鳩

公羊傳曷爲不言萊君出奔國滅君死之正也

穀梁傳非滅也中國日卑國月夷狄時繒中國也而時非

滅也家有旣亡國有旣滅滅而不自知由別之而不別也

莒人滅繒非滅也立異姓以蒞祭祀滅亡之道也遂直遂

也其曰遂何不以中國從夷狄也

言時實吳會諸侯滅傳陽故加甲午使若改日

諸侯自滅傳陽滅卑國月此日蓋爲遂耳案左傳晉荀偃士句滅徧陽吳無與焉此穀梁不知其事而以意逆之者

也備數
梁作傳

昭公

四年秋七月遂滅賴八年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十有一年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十有三
年冬十月吳滅州來十有七年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
戎二十有三年秋七月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
父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二十有四年冬吳滅巢三十
年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

左傳秋七月楚子以諸侯伐吳遂以諸侯滅賴賴子面縛
銜璧士袒輿櫬從之造於中軍王問諸椒舉對曰成王克

停公
六年

許僖公如是王親釋其縛受其璧焚其櫬王從之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惠學士春秋說

五

遷賴於鄆八年九月楚公子棄疾帥師奉孫吳圍陳宋戴
惡會之冬十一月壬午滅陳十一年冬十一月楚子滅蔡
用隱大子于岡山十三年冬十月吳滅州來合尹子期請
伐吳王弗許曰吾未撫民人未事鬼神未修守備未定國
家而用民力敗不可悔州來在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十
七年秋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於維與三塗菴弘謂劉
子曰容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陸渾氏甚睦於楚必是故
也君其備之乃警戎備九月丁卯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
使祭史先用牲于雒陸渾人弗知師從之庚午遂滅陸渾
經不日數之以其貳于楚也陸渾子奔楚其眾奔甘鹿周
大獲宣子夢文公攜荀吳而授之陸渾故使穆子帥師獻

俘于文公二十三年秋七月吳人伐州來州來滅于十三年蓋滅而仍存

故吳復伐之然則十三年吳人州來非滅也存疑以待後學楚薳越帥師及諸侯之師

奔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子瑕卒楚師燿傳文戊辰晦關誤

戰于雞父楚師大奔書曰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畧君

臣之辭也不言戰楚未陳也二十四年冬十月楚子為舟

師以略吳疆越大夫胥豸勞王於豫章之汭越公子倉歸

王乘舟倉及壽夢帥師從王王及圍陽而還吳人踵楚而

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沈尹戌曰亡郢之始於此

在矣王壹動而亡二姓之帥幾如是而不及郢三十年吳

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十七年吳公子掩餘奔徐徐公子燭庸奔

鍾吾皆徐之黨也二公子奔楚楚子使監馬尹大心逆吳公子使

皇清經解卷三十三 惠學士春秋說 三

居養莠尹然左司馬沈尹戌城之取於城父與胡田以與

之將以害吳也吳子怒冬十二月吳子執鍾吾子執不書略之

遂伐徐防山以水之己卯滅徐滅不日亦略之徐子章禹斷其髮

攜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唁而送之使其邇臣從之遂奔

楚楚沈尹戌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處之昭二十四年吳

滅巢定二年傳吳圍巢克之則是巢未嘗滅也

定公

四年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六

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魯國滅皆日者以其

君歸也獨楚子滅夔以夔子歸不日詳中國而略蠻夷也十有四年二月辛巳楚公子結

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十有五年二月辛丑楚

子滅胡以胡子豹歸胡頓沈許皆非蠻夷。定四年召陵之會頓胡在滕薛上莒邾下以此知頓胡

非蠻夷

左傳四年沈人不曾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夏蔡滅沈六

年春鄭滅許因楚敗也十四年頓子牂欲事晉背楚而絕

陳好二月楚滅頓吳之入楚也定四年胡子豹盡俘楚邑之

近胡者楚既定胡子豹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為

多取費焉二月楚滅胡何休注公羊云日者定哀滅何休曰哀無滅國以定知之

周官大司馬以九伐之濩正邦國內外亂鳥獸行則滅之王霸

記曰恃人倫外內無以異於禽獸則誅滅去之春秋之例君死

曰滅昭二十三年胡子髡沈子逞滅是故滅者滅其君也不滅其國仍立其子

孫之賢者以君其國焉春秋滅國無善辭被滅者未聞有鳥獸

皇清經解惠學士春秋說卷言三四

三

之行滅之者亦未聞有仁義之師非能誅滅其君而去之徒利

其土地而已滅與入相近而不同入者入其都不有其地也滅

則有其地矣故滅而仍存則書入而春秋書滅亦非盡有其地

又有滅而仍存者宣十二年楚子滅蕭蕭者宋附庸莊二十二

年蕭叔朝公春秋附庸君例稱字邾儀父蕭叔皆其字社預以

蕭叔為名獨邾儀父為字臆說也稱字故知其為附庸君蕭滅于宣十二年復

見于定十一年宋公之弟辰入于蕭以叛則是蕭仍為附庸于

宋楚未嘗有其地也成七年吳入州來昭十三年吳滅州來昭

二十三年傳稱吳人伐州來楚遠越奔命救州來吳既滅州來

而有其地矣曷為吳人復伐之楚人復救之哉然則楚之州來

猶宋之蕭雖滅而仍存也滅而仍存當書入曷為書滅春秋書

法或舉其輕或舉其重入輕而滅重宋公滅曹

哀七年

曹無道而

宋人之舉其輕者臯曹也楚子入蕭蕭無臯而楚滅之舉其重

者惡楚也州來雖滅而復見其後卒屬于吳吳以封季札故號

延州來季子春秋書滅者以此國曰滅亦有邑而言滅者國之

也國之者重之故曰滅凡滅國皆惡也尤惡於滅同姓之國禮

曰諸侯不生名惟失國名滅同姓名春秋之諸侯失國皆名矣

滅同姓而名者僅一見於僖二十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

滅邢而他無聞焉於是後世俗儒不信三禮三傳遂謂晉滅虞

虢楚滅夔皆同姓也曷爲皆不名而獨名衛侯燬是駁春秋非

駁禮記也

以爲因下文衛侯燬卒而誤稱名遂欲改春秋以爲就其說改春秋者始於唐之啖趙至宋儒益甚矣

此說者全不知春秋大義而徒以私臆汨之不可以不辨滅虢

皇清經解

卷三十四

惠學士春秋說

三

者虞也虞不假道晉焉能越虞而滅虢哉故下陽之滅虞師爲

主及再假之道不言滅虞而變文言執虢

晉人執虢公

所以末滅晉之

臯而獨臯虞

如俗儒之說當書晉侯詭諸滅虢遂滅虞如此則獨臯晉而虞之惡不著矣後世庸史皆僞爲之曷

爲游夏不能贊一辭也杜預不知變文言執臯虞之義而猥以晉之修祀

歸貢故不稱名失之甚矣虞虢不言滅又安得稱名春秋比事

屬辭夫豈一端而已亦各有所當也魯衛爲秉禮之國文公又

衛之賢君鄆詩定之方中及干旄皆美衛文而作春秋責備賢

者故於衛之滅邢也稱名以臯之且書之詳責之厚若夫楚之

熊摯以癘疾而自竄于夔遂爲楚之屬國在巫之陽僻處歸鄉

故春秋於楚之滅夔也書之略責之薄以其不足詳也故略之

又以其不足責也故薄之乃欲以楚同於衛夔等於邢則春秋

之權衡安在哉僖十七年滅項公穀以爲齊桓滅之非也其意謂莊十年齊師滅譚十三年齊人滅遂是時齊桓未建霸功故直書而不諱至是有存亡繼絕之功功足以掩過故諱而不書此不信國史而以意說吾聞君子薄責庸衆而厚責賢人安得以存亡繼絕之功而掩其滅國之辜哉且吾聞爲親者諱爲尊者諱不聞爲賢者諱也齊桓實未嘗滅項而以滅項之辜歸之是厚誣賢者惡在其爲諱乎左氏記事詳而覈學者當從之勿爲異說所惑斯可矣文五年經書楚人滅六傳稱秋楚成大心仲歸滅六冬楚子燮滅蓼蓋六與蓼雖兩地而實一國故經書滅六而不書滅蓼也蓼一名六猶滑一名費咎陶之後偃姓說者謂咎陶生於曲阜偃地帝因賜姓曰偃是爲蓼侯蓼訛爲繆

臯清經解

卷三十三

惠學士春秋說

三

一日繆侯謂之六蓼孔疏謂蓼滅復興故宣八年楚人復滅之案經宣八年滅舒蓼成十七年滅舒庸襄二十五年滅舒鳩皆楚滅之乃羣舒也括地志謂六在壽州安豐縣高誘謂蓼在廬江雜於羣舒之地豈皆咎陶之後歟當考僖十年狄滅溫溫子奔衛二十五年襄王以溫與晉晉於是始啟南陽二十八年晉文會諸侯于溫溫卽河陽杜預以爲晉地謬甚蓋溫實京師襄王雖以溫原之田與晉乃近溫之田卽蘇子之邑狄所滅者非以河陽與晉也案文元年晉襄伐衛及南陽使先且居胥臣伐衛而襄公朝王于溫則溫實京師益信矣後之學者詳焉春秋公虞公虢公皆稱公說者謂天子三公虞虢國名又云非國乃采地此造爲異說以亂經如晉滅虞虢以其非國也故不言滅則溫亦可寇蘇公之采地曷爲直書狄滅溫乎又云晉執三公不道之甚則言執非臯虞乃臯晉也虞有可執之臯晉非執之之

人故言執以臯虞稱人以貶晉如晉誠有所受之雖天子之三公執之而已矣又何有於虞而云不可執哉

皇清經解卷二百三十四終

嘉應生員張嘉洪校

皇清經解

卷二百三十四

惠學士春秋說

三

